

## 味里是家乡

路瑜

——爷爷的羊油茶

腊八刚过,一年一度的最冷节气大寒朔风裹挟着阵阵寒意到达我们的身旁,2024的齿轮,奏起了新一年之声。今年太原的寒冬格外的刺骨,街道两旁还未来得及消散的冻冰,是先前那一场又一场雪的印迹,漫步在太原街头亦每每都有加衣之欲。

今天下雪了。这一场雪让过了新年之后沉寂了几天的人们又重新振奋起来。

都说美食配美景,就在这大雪纷纷扬扬飘落下来的时候,我却格外想念儿时那曾被我弃之以鼻并带有浓浓腥味的羊油茶,是不是有点大煞风景?

没错儿,撩拨起我心弦的不是这漫天白雪,而是爷爷的羊油茶。

随着年岁的增加,初老症状也愈发显现,越近的事越容易忘记,越久以前的事反倒越记得清晰。所以,我清晰记得,打我儿时起,每当到了寒风刺骨的冬季,爷爷就会自己炒羊油茶喝,只是儿时的我实在是享受不到它的“好味”。

爷爷的羊油茶,是家乡的一道地方特色吃食。它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叶茶,严格意义上来讲,应该是叫油茶面,或者叫“油炒面”,是由羊板油提炼出油脂后再拌上炒熟的面粉,佐以熟花生黑白芝麻碎,喝时洒进滚水中煮沸片刻后,

加入少量食盐调味即可。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配料,吃的就是纯羊油香和弥漫着炒麦香的油茶。

数九寒天的早上,老人总是说,喝碗热油茶身上暖暖的,出门就不冷了。

忽而想到那一口爷爷自己炒的羊油茶,想得百般挠心抓肺。

又是一年冬来到。爷爷在电话里说,老早就准备了过冬的油茶,自己炒的做了很多,因为担心我喝不惯油味太重

的,所以特意为我“改良”了配方,留出了我的份,就等我回去了。

如今的我即使已到而立之年,但在爷爷眼里,永远都是他挂在心尖上疼爱的孙儿。

时代不同了,每每丝丝寒意还未真正到来之际,各大商超的货架上袋袋油茶就被摆在了最显眼之处,买来一包速溶制剂,开水一冲便是,可食完怎么就是解不了思乡之愁呢?

爷爷做的油

茶,那一口味道里藏着家的惦念,爱的思念,还有那浓到化不开的家味里。因为倾注了郑重与爱意,所以是现代流水线永远都无法替代的美妙滋味,所以才会萦绕舌尖,又上心头……

爷爷的羊油茶,是一辈子永远的温暖记忆!是专属于家的味道!也是最浓烈的“呼唤”……

莫道不销魂,胜却人间美味无数。时至今日,它依旧是温老暖贫的好味道,是暖心暖胃的思乡情。是家的眷恋,是乡的记忆,是埋进心底永远无法忘怀的美滋美味,是羁绊着你我永远不舍的家乡味里!

随着思绪飘进爱的故乡……

(作者单位:铁路公司)



## 小年

梁燕

小年至,年味浓,  
张灯结彩迎新容。  
扫尘除旧驱灾祸,  
灶爷上天言吉凶。

糖瓜粘,祭灶王,  
祈求平安又健康。  
欢声笑语庆团圆,  
幸福如意又温暖。

贴春联,放鞭炮,  
红红火火真热闹。  
家家户户忙过年,  
迎接新春的到来。

(作者单位:屯兰矿)

## 外滩风尚

连晓明  
(屯兰矿)

家庭

## 路

刘崇

长长的铁道  
繁华还是冷寞  
在那  
静静地不说话  
只有枝头的喜鹊  
喳喳的没有人回答  
曾经的伙伴  
留下孤单的我  
他们出发时喜欢花开正盛  
归来不想大雪漫天  
其实那都不用怕  
总有人在门口等着  
给你煮一碗疙瘩  
你可以讲讲外面的复杂  
卸下一身虚伪的繁华  
长长的铁道你为什么不说话  
默默数着道轨走着  
豁然发现  
原来  
向前的叫人生  
向后的是岁月

(作者单位:屯兰矿)



## 腊月里

杜清泽

今天是大寒,最后一个节气。昨日,天降瑞雪,仿佛特意为这个日子增添了一份清新素洁。

刚刚过去的腊八,已经把年味点燃了。城市商铺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,连街边小商贩的货也多以对联、年画等节日喜庆为主了,琳琅满目,红红火火的。

俗话说忙腊月,腊月忙,此刻怎没有一点感觉?要说那种大人忙,孩子盼的感觉,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记忆了。

十岁前,我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,住在有窑洞的老院里。腊月里大人有大人忙的事,小孩有小孩乐的事。

腊月里奶奶忙的事,就是赶做我和表姐的新棉衣棉裤,还有棉鞋。棉衣棉裤的粗白布里料是奶奶平时用棉花纺织出来的,她坚持说这样穿起来暖和。配上集市上买的花布和棉花,均匀地铺在粗白布上,盖上花布,用大针脚缝上,便可以了。

我的棉衣是那种宽松蓝布的,棉裤是那种带高腰的黑布,就像《红

高粱》里男主角穿的那种农村传统的裤子。那种带高腰的棉裤,扎上腰带,真的很暖和。

棉鞋做起来有点费劲,不到腊月就开始做了。把旧衣裤的布,用浆糊一层层敷在一起,做成硬布面,按照鞋样剪好鞋底和鞋面。鞋底鞋面还要夹上棉花,鞋底一针针密密纳好,再和鞋面缝在一起,便可以了。把用羊毛毡子剪的鞋垫用上,虽显得笨拙却很暖和。

腊月里,我也做自己乐意的事情。就像这雪天后,我也会扫开院里的一块雪,支个箩筐,拉根线,藏在暖和的窑洞里。透过窗户上的小玻璃,等着觅食的麻雀上钩。

腊月里,我也许会悄悄爬到窑顶上,拨开浮雪,在湿润的枯草中找美味的“地个卷”(也有叫地皮菜)。或许早已约好邻里的小伙伴,来一场打“木耳”较量。两头尖尖的“木耳”,被木板砍起来,又准确击打出去。也可能和伙伴们,推着铁箍,扭扭歪歪,叽叽咕咕逛街去了,反正没有发呆闲的时候。

腊月里,奶奶忙的还有许多,根本顾不上管小孩们的顽皮。虽然没有多少美味吃的准备,但还是要炸油果,炸丸子,蒸花馍、蒸豆包,除了用做供献外,主要是方便正月天里食用。

腊月里,孩子们除了贪玩外,最惦记期盼着大人买的糖果,鞭炮等年货。看大人藏在哪儿了,能不能先拿点享用。大人稍有大意,可能年根前才发现,年货已经快没了。

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我回到了父母身边生活。

腊月里,父亲还是忙着上班,母亲除了忙着做零工补贴家用,还要亲自缝制我们姐妹三个的过年衣服。打扫家里卫生,洗刷换下来的东西。孩子们早已溜到邻居家,挤着看十四寸的黑白电视去了。

高中毕业后,我离开家到外面学习生活,直到工作成家。腊月里,有了另一种大人盼,孩子忙的感觉。

腊月里,感觉年迈的父母虽不再那样忙了,但期盼的心浓多了。只要听说谁年三十能赶回来,还会忙着做传统的家乡味道。

寒尽春来,岁月更迭。长辈、我们、孩子们,腊月里那份独特的情感,仿佛昨日的瑞雪一样清新素洁,让人久久无法忘怀!

(作者单位:西曲矿)